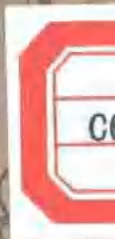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27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WTS/11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48



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1976

獲獎

文生·亞歷山卓

Vicente Aleixandre

1977

獲獎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8

阿奇正傳 索爾·貝婁著 湯新楣譯
亞歷山卓詩選 亞歷山卓著 劉啓分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1號
電話：(02)704-7469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10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2年 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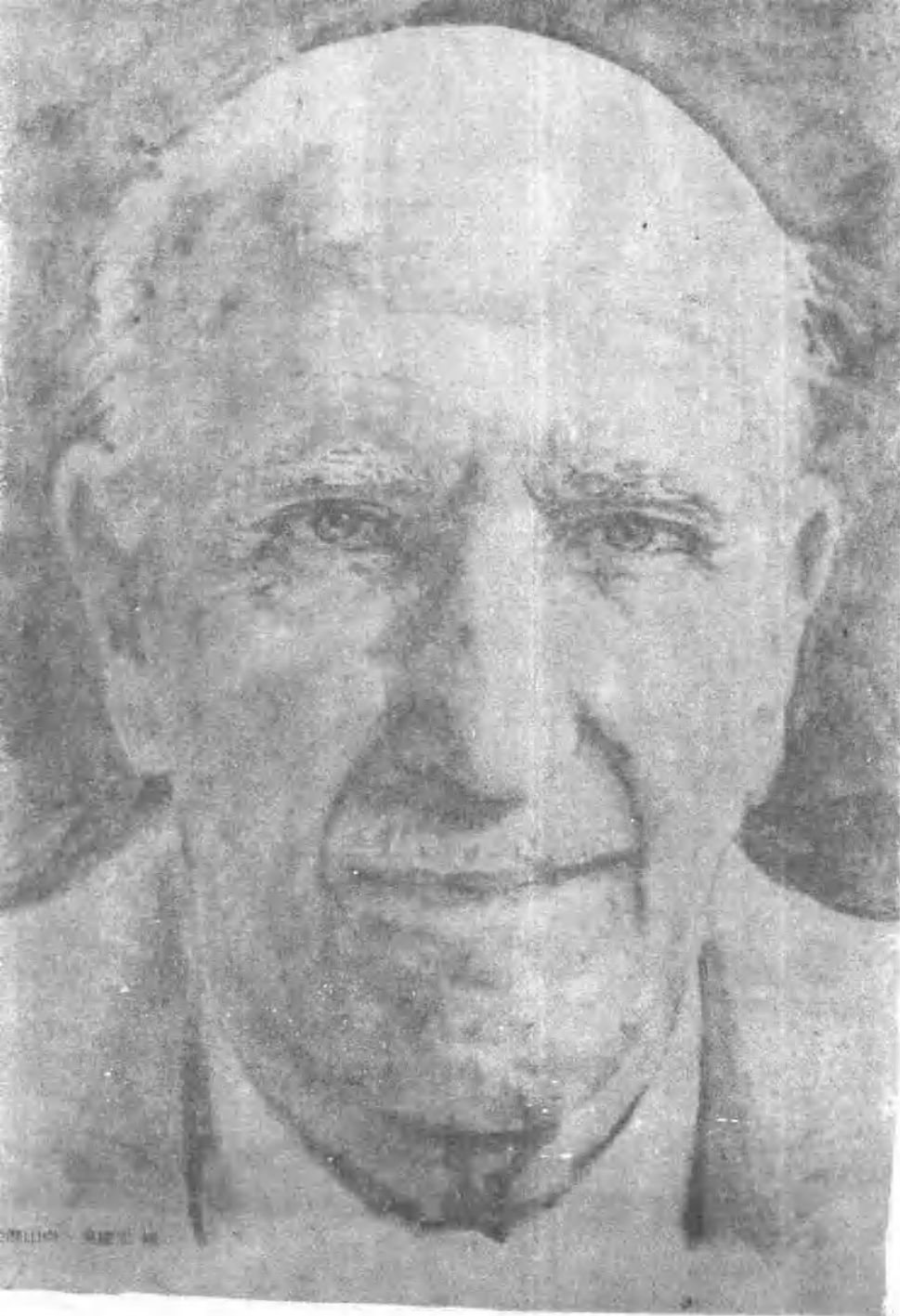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問**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痲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周英雄·吳潛誠·鄭樹森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哈國平·黃瓊華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傅一石·初鳳桐
陳紹鵬·楊月蓀·許文堂·莫 渝·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宋樹京·邱剛健
張 錯·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楊 渡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鄭清文·顏正儀
鍾 喬·詹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吳福成·余淑玲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弗蘭·貝爾在「受哲考」乙畫的封面照片。



文生·亞歷山卓



由超現實主義到圓熟的智慧，
是詩人亞歷山卓的軌跡。

一九七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索爾·貝婁
(美國)

Saul Bellow

得獎評語：

「由於他的作品對人性的瞭解，以及對當代文化的敏銳透視。」

致答辭

索爾·貝婁

· 辭答致 ·

四十餘年前，我是個非常矛盾的大學生。我習慣登記某一門課，然後研讀另一領域的書本。所以，我本該死啃「貨幣與銀行業務」時，却大讀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我從來沒有理由後悔。也許因為康拉德像美國人，才深獲我心吧——他是流浪異國海洋的波蘭人，會說法語，英文則寫得出奇有力和優美。我是生長在芝加哥移民區的移民子弟——當然啦，一個斯拉夫人當過英國海軍上尉，對馬賽港一帶很熟悉，寫出的英語有東方風味，我總覺得再自然不過了。但是康拉德的「真實」人生沒有什麼奇妙的地方。他的主題直截了當——忠貞、指揮權、海洋傳統、階級組織、水手們遇見颶風時遵守的脆弱規矩。他相信這些看似脆弱的規條真有大力量，也信仰他的藝術。「水仙號的黑人水手」一書的序言簡簡單單道出了他的藝術觀點。他說藝術是嘗試將最高的正義頒給有形宇宙：想在宇宙、物質和生命的事實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不可或缺的。一切。作家求得本質的方法和思想家或科學家不同。康拉德說，後者以系統化檢查的方式來認識世界。藝術家只有他自己可做為起步；他降臨內心，在自己降臨的寂寞領域中發現「他訴求的條件」。康拉德說：「他訴求我們生命中天賦而非日後取得的特質，訴求我們喜悅及驚嘆的能力……我們的同情和苦痛感，訴求人類與萬物為友的潛在感情——訴求微妙却無敵的團結信念，而這種信念

將無數心靈的寂寞交織在一起……將所有人類凝聚在一起——死者與生者連結，生者與未出世的人連結。」

這段熱情的話是八十年前左右寫的，我們也許想加幾粒現代的鹽巴。我那一代的讀者認識一大串高貴或者離來高貴的字眼，譬如海明威等作家所摒棄的「無敵信念」或「人道」……等等。海明威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發言，他們深受威爾遜等誇張政客的鼓舞，其實政客們的大話必須和溝渠中已寒的青年屍骨比個高低。海明威的年輕讀者羣相信：二十世紀的恐怖現象發出致命的輻射光，已殘害並殺死了人道主義的信仰。所以我吩咐自己要抗拒康拉德的辯才。但是我從來不認為他錯誤。他直接跟我說話，談到個人的無力感——他只覺得自己軟弱無力。他接受自己軟弱和孤立的事實，求諸內心，欲加強其寂寞感，却發現了他與其它孤立個體的連帶關係。

我覺得沒有必要為康拉德的句子灑上懷疑主義的鹽巴。不過，有些作家認為康拉德的小說——一切同類的小說——已永遠無望，徹底過時了。例如有一位M·亞蘭·羅布葛瑞勒，他是法國文壇的領袖之一，也是「實體論」的代言人。他寫道：沙特的「嘔吐」、卡繆的「異鄉人」和卡夫卡的「城堡」等偉大的當代作品根本沒有人物；你在這種書中發現的不是個人而是本體。他說：「人物的小說完全屬於過去。它描寫一段時期：標出了個人的最高點。」羅布葛瑞勒承認這不見得是改善，但却是事實，個人已經被剪除了。「目前是行政數字時期。在我們眼中，世界的命運已經不再跟某些家族某些人物的興衰合而為一了。」他繼續說，在巴爾扎克筆下的中產階級時代，有個名號和品格很重要；品格是奮鬥求生存成功的武器。當時「人格代表一切探險的

方法和目標，能在那種世界露臉很了不起。」他總結說，我們的世界則樸實多了。它否認個人萬能。不過它更有野心，「因為它看得更遠。」「人」的專屬禮讚失勢了，換上不完全以人爲中心的浩大知覺。」不過，他安慰我們說，一種新的過程和新發現的遠景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種場合我沒有胃口爭論。我們都知道對「人物個性」厭煩是什麼滋味。人的類型已變得虛假又煩人了。本世紀初D·H·勞倫斯就說過：我們人類，本能已被清教主義破壞，不再受到關懷，肉體上竟互相排斥。他說：「同情心破碎了。」他還進一步說：「我們在彼此的鼻孔中帶有臭味。」此外幾百年來經典作品在歐洲的勢力很大，每個國家都有源自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爾扎克的「相同人格」。真是可怕的現象。也許這和美妙的法國名言「若有個性，必是壞的」相關吧。這句話使人覺得，缺乏創意的人們喜歡由方便的來源借用所需，正如新城市往往以舊城市的瓦礫來建造。心理分析的個性觀認爲性格是醜惡頑固的構造物——我們不得不屈從它，却無法高高興興擁抱它。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攻擊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說它把個性和禮儀混爲一談。羅布葛瑞勒先生的論述曾暗示此點。對個性、假面具、虛偽的厭惡帶來了政治上的結果。

我對藝術家把什麼列爲優先的問題很感興趣。他必須或適宜由歷史分析開始，由概念或系統開始嗎？普洛斯特在「收復的時光」中談到年輕又聰明的讀者愈來愈喜歡分析傾向、道德傾向或社會學傾向高的作品。他說他們喜歡貝格特（「追憶往事」裏的小說家）甚於看來較深刻的作家。普洛斯特說：「不過，打從人們以推理方式來判斷藝術作品以後，沒有任何穩固或確定的標準，人可以贊許他喜歡的任何東西。」

羅布葛瑞勒的情報並不新鮮。它叫我們要清除中產階級的人類中心論，做些我們的先驅文化所要求的上等行為。品格？羅布葛瑞勒說：「臥病五十年，嚴肅的散文家已多次簽署了它的死亡通知；但是任何因素都無法將它打下十九世紀被捧上的高台。現在它成了木乃伊，以它的死而推崇——被冠上廉價的威儀，和傳統批評所尊敬的價值觀。」

羅布葛瑞勒的論文題目是「談幾個陳腐的觀念」。我自己厭倦了陳腐的觀念和各種木乃伊，但是我讀偉大小說家的作品百讀不厭。我們要如何處置書中的角色呢？有必要中止人物個性的研究嗎？難道書中最生動的東西竟能死滅？人居然已走到死寂的終點？個性真的如此依賴歷史和文化條件嗎？我們能接受人家「權威式」頒給我們的條件說明嗎？我主張問題不在於人類的內在興趣，而在於這些概念和說明。其陳腐和不足令我們厭惡。爲了找出問題的起源，我們必須檢視自己的腦袋。

人物個性的死亡通知是由「最嚴肅的散文家簽署的」，這個事實只表示另一羣木乃伊——最可敬的知識社會的首領——立下此規則罷了。這些嚴肅的散文家居然獲准簽下文學形式的死亡通知，我覺得很好玩。難道藝術該追隨文化嗎？有點不對勁。

如果寫作策略誘使小說家拋棄「人物個性」，他沒有理由不這麼做。但是，若因爲理論上個體最盛的時期已結束就這麼做，未免太荒唐了。我們千萬別把知識分子尊爲頂頭上司。我們讓他們統治藝術，對他們沒有好處。他們讀小說的時候，除了贊許他們意見的話，就不能看到別的內容嗎？我們世人難道要玩這種把戲？

伊麗莎白·波溫曾說，人物角色不是作家創造的。他們本來就存在，作者必須去找出來。我們若不去找，我們若無法刻劃他們，那是我們的錯。不過，我們得承認找他們並不輕鬆。人的條件也許以此時最難界定。有人說我們現在正處於宇宙史的初期階段，說得大概有理。我們從大量灌注在一塊兒，似乎正經歷着新知覺狀態的苦惱。最近四十年，美國有幾百萬人接受「更高的教育」——許多情況下是「福是禍很難說」。六十年代面臨激變，我們第一次感受到最新的教法、觀念、感性，以及心理、教育、政治觀點普及……所帶來的效果。

我們每年看到幾十本書籍和幾十篇文章告知美國人他們所處的狀況——構成明智、單純、誇張、俗惡或瘋狂的論點。全都反映出我們所處的危機，告訴我們該如何應變；這些分析家正是他們開方治療的紛擾及混亂造就出來的。我身為作家，斟酌他們極度的道德敏感性、他們求全的欲望、他們對社會缺陷的不寬容、他們需求的無限性、他們的焦慮、他們易怒的性格、他們的敏感、他們仁厚的心思、他們的善行、他們的震撼性、他們試驗藥品及觸覺療法和炸藥的大膽精神。前耶穌會會員馬拉契·馬丁在一本談教會的書籍中將現代美國人比喻為米開蘭基羅所刻的「俘虜」像，他看出「想完整掙脫障礙的未盡掙扎」。馬丁說美國「俘虜」掙扎時要面對一大羣「先知、神父、法官和杜撰其掙扎過程的人對他的詮釋、訓戒、警告和形容」。

讓我花一點時間來細看這種掙扎的過程吧。私生活中有紛擾和恐慌。家庭中為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帶來混亂；至於公民行為、個人的忠貞、性的慣例（我不背誦整串名單，我們都聽厭了）——那就更加混亂了。除了私人的紛擾還有公開的窘境。我們在報上讀到平日愛看的科學故

事——「紐約時報」談及死光和美俄太空戰的衛星。我的同事米爾頓·福萊德曼是冷靜又負責的經濟學家，他在十一月份的「對抗」期刊中宣佈：大英帝國的公共開支太大，很快就會步上智利等窮國的路子。他的預言把他自己嚇一大跳。什麼——始於大憲章的自由與民權傳統泉源將以獨裁收場？「在那個傳統中長大的人幾乎不可能說大英帝國有失去自由和民主的危險；然而這却是事實！」

我們設法和這些擊潰我們的事實和平共存。我如果要和福萊德曼教授辯論，我會求他考慮組織的抗力、大英帝國和智利的文化差異、民族性格和傳統的差異，但我的目標不是參加我贏不了的辯論，而是引導諸位注意我們必須容忍的可怕預言、紛亂的背景、毀滅的畫面。

你們一定認為，一期雜誌登一篇這種文章就夠了，不過休·塞頓瓦生教授在「對抗」雜誌的另一頁中討論喬治·肯南最近勘察美國退化情形的報告，以及此事對全世界的悲慘意義。肯南描述美國的失敗，曾談及犯罪、都市沒落、藥物癖、色情文學、兒戲、教育水準降低等問題，斷言我們的強大威力算不了什麼。我們無法領導全世界，自己被罪惡腐蝕，也許沒有能力保衛自己。塞頓瓦生教授寫道：「如果頂層的十萬男女——包括決策者和幫忙塑造決策者思想的人——決定投降，沒有任何力量能保衛此社會。」

我們不必再談資本家的超強威力。其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手又如何呢？我將「對抗」雜誌翻到喬治·瓦特生先生的一篇短文，亦即他在劍橋談左派種族論的英語演說辭。他告訴我們，「社會民主聯盟」的創立者海德曼稱南非戰爭為「猶太人的戰爭」；又說韋伯夫婦不時發表種族主義的

論點（在他們之前的羅斯金、卡萊爾和T·H赫胥黎亦然）；他說恩格爾指斥東歐的斯拉夫小民族是反革命的人渣；瓦特生先生在結論中引用西德「紅軍派」的鳩萊克·曼霍夫在一九七二年司法廳證會上贊許「革命清剿」的言辭。她認為，德國希特勒時期的反閃族思想主要是反對資本家。瓦特生引述她的話說：「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意義是：六百萬猶太人爲自己的身分——金融猶太人——而送命，被扔到歐洲的廢物堆。」

我提這些左派的種族主義者，志在證明我們無法用單純的方式選擇光明的子孫和黑暗的子孫。善惡並非順着政治方針平衡分配的。但是我已達到目標；我們能感受各種焦慮。我們天天害怕每方面的興衰，我們的私生活受到激擾，而且飽受公共問題的折磨。

藝術和文學——又如何呢？噢，有一陣狂暴的喧嚷，但是我們並不完全受它控制。我們仍能思考、辨別和感受。更純、更微妙、更高的能力並未向怒火或胡話屈服。還沒有。書不斷有人寫，有人讀。要進入現代讀者撩亂的心胸也許較困難，不過作家有可能穿透噪音，直達寧靜地帶。到了寧靜地帶，我們也許會發現他誠心誠意等着我們哩。紛擾增加的時候，對精髓的渴望也會加強。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無盡危機循環圈已造就了一種人，他們經歷過可怕怪異的事情，他們心中已減少偏見，拋除令人失望的空論，有能力忍受多種瘋狂，非常渴望某些持久的人類福祉——譬如真理、自由或智慧。我認爲自己並不誇張；證據多得很。瓦解？是的。很多東西瓦解了，但我們也經歷着一種奇特的磨練過程。此事已進行很久了。我檢視普魯斯特的「往事追憶錄」，發現他對此深有所覺。他的小說描寫大戰期間的法國社會，考驗出他的藝術力。他堅稱：沒有

藝術，不躲避個人或集體的恐怖，我們就不認識自己或別人。唯有藝術能穿透傲氣、激情、知識和習慣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一切——世界的表面真相。另有一種真相我們未能看清。此真相經常給我們種種暗示，不透過藝術，我們是接受不了的。普魯斯特稱這些暗示為我們的「真印象」。若無藝術，我們一定找不着此種真印象——恒久的直覺，那我們將一無所有，只是「將實利目標假稱為生命罷了」。托爾斯泰曾用類似的方法談到這個問題。譬如他的「伊凡·伊萊屈」也描寫這種害我們認不清生與死的「實利目標」。伊凡·伊萊屈臨終受苦時，才扯掉遮掩物，看穿「實利目標」，變成個體，變成一個「有個性的人物」。

普魯斯特仍能在藝術和毀滅之間保持平衡。堅持某些藝術是必需品，偉大的獨立實驗，神奇的力量。不過藝術到底不像過去那樣和人類的主要事業連結在一起了。別墅家艾德嘉·荷魯在一「藝術和紛擾」中告訴我們，黑格爾早就發現藝術不再佔據人類的中心活動力。那些活動力如今被科學——一種「無用的想法探究精神」——佔去了。藝術移至邊緣地帶，在那邊形成「寬廣又富於變化的視野」。黑格爾說，科學時代大家還作畫和寫詩，不過，無論現代藝術作品中的神祕看來多麼輝煌，我們由「天父和聖母的肖像」中找到多少尊嚴和完美的特質，都沒有用處：我們不再屈膝。人類虔誠跪拜已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發明才能、大膽的冒險、創造的生機取代了「直接關聯」的藝術。依據黑格爾的觀點，純藝術最重大的成就在於它擺脫了以往的責任，不再「嚴肅」了。反之，它透過「形式的祥和感」，「使靈魂不再痛苦地捲入現實的限制。」我不知道今天誰會為一種使靈魂不必涉入現實的藝術提出此種主張。此時我也不相信純科學的理性探究精神。